

巽軒詩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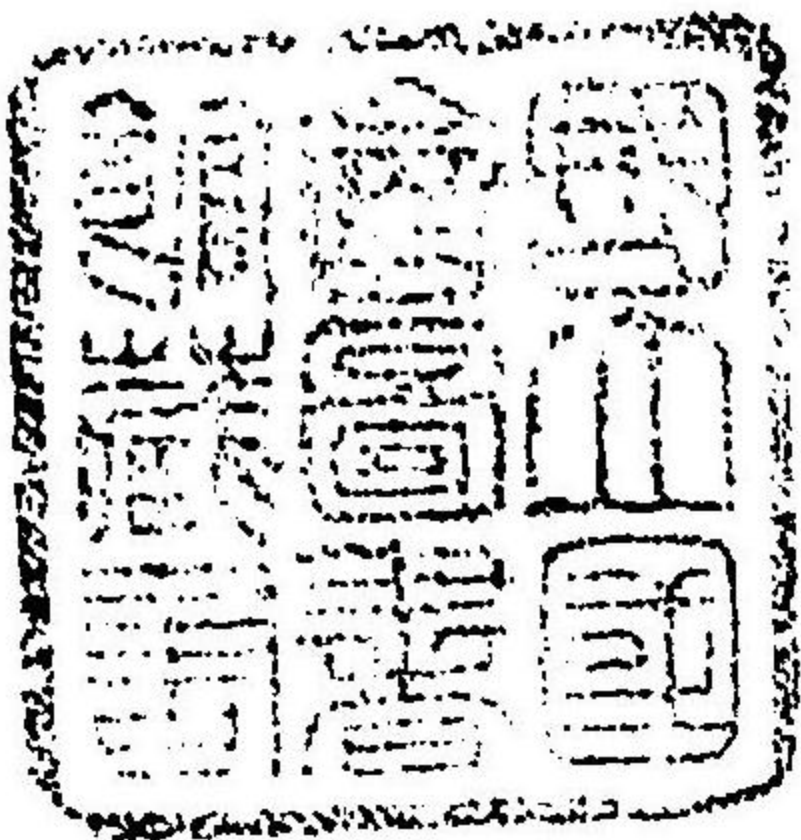
井上括次郎著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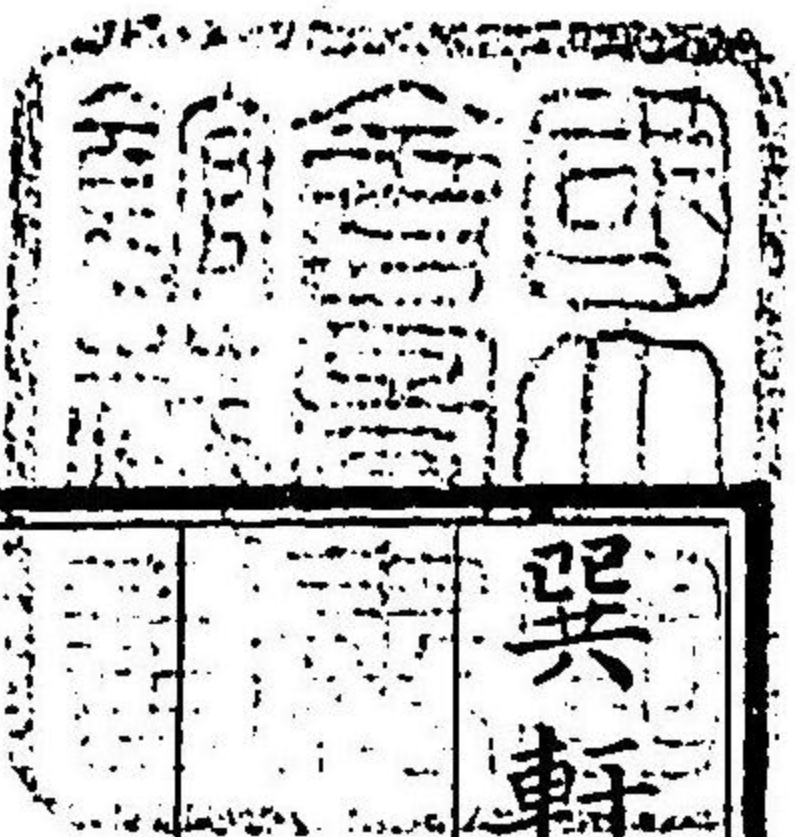
919

L46

(W)



209946



吳軒詩鈔卷下

井上哲君建 著

熱海雜詩并引

壬午十二月余嬰微恙。遊豆州熱海。留浴
二旬餘。其間或入山林。或步海灣。或坐浴
牕。優遊自適。未嘗有一念及塵事。於是乎
雖欲不作詩。而詩思躍出。不能自禁。乃探
韻得二十餘首。皆不求雕繪者。讀之嚼蠟

無味然亦不忍割愛姑存以供他日之卧

遊耳枕山曰小引亦好

背面峻山前面灣暖風來自丑寅間此村真是長

春界慵向寒煙暗處還

眼界無端水霧晴微風不起海波平布帆一片白

於鷺遠向曉瞰紅處行枕山曰北畫雖麗頗俗不能寫此景故待君之詩耳

米洲之地果何邊望眼今朝萬里穿一碧琉璃東

海水直從樓下接遙天吉嗣拜山曰解氣跌宕

早起憑樓對曉風晴瞰躍出海之東浮雲解散青

天遠幾箇征帆一樣紅

欲曳吟筇步水東晴朝浴畢出樓中曦光烘路煖

和氣恰與帝城三月同

偶開牕戶望煙波奈此樓頭絕勝何一葦可航初

島景依稀盤上點青螺枕山曰自劉禹錫而來然亦有新致○拜山曰直筆

揮灑專工琢句者不能夢見也

浴室所逢生面多視如親友意交和皆言夫子有

何病不解讀書成宿痾

石竅有時噴鑛泉人人吸氣靜如禪寸餘相對難

相認。白霧濛濛漲一天。

靈泉自覓入槽中。藥氣薰蒸奏妙功。若汲一盃連日服。二旬應癒胃傷風。

日暖風和促午眠。隆冬猶是似春天。主人屢向先生說。婢僕今年未着繻。

或圍碁。或鳴絃。無事悠悠日若年。不見新聞經幾日。人間變態付雲烟。

得友一人其姓清。清水雄藏、三河人兩心投合吐真情。笑談曾不及塵事。只向海山為品評。

已步海邊觀雪濤。又登山嶺極其高。晚來何以能消日。卧讀一篇滕栗毛。

拜山曰一部滕栗毛足以醫夫子之痼疾浴室情況

牆邊轆轤響車聲。遊客一人來自京。浴室相逢談幾度。只知其面不知名。

漫弄琴書笑口開。層樓日煖氣佳哉。有時人語難聞取。涌出溫泉似迅雷。

枕山曰真箇熱海之詩夫遊伊香保草津者無此情也

來遊錦浦覺寒添。岸角綠苔無不露。奔浪打巖飛

吳軒詩少

三

沫白流為十丈水晶簾。枕山曰如觀霧降瀑○拜山曰落想妙絕用筆健快

好看佳景豁胸襟。浴後凭欄又靜吟。兩歌和田村

外晚灣灣晒網夕陽斜。

繞樓林木急風聲。殘照添雲雲葉明。獨坐暮牕無

箇事。又呼隣客話幽情。

浴後曳筇登翠巒。溪間好景幾回看。急流嚙石白

噴雪。老樹槎牙殘日寒。

鬱彼松林接水隈。此間尤好養仙才。靈泉已洗心

胸盡。夜半濤聲入夢來。

念佛山頭月似弓。烟迷錦浦峭崖東。闔村人定聲

何近。撼枕狂濤激夜風。

海門風急片帆還。梵貝聲幽念佛山。雁影度空村

寂寂。月明無限滿沙灣。拜山曰情景爽寫青邱遺響

迴潮帶雨打沙灣。風吼荒陵松檜間。此地今宵寒

始甚。明朝應白日金山。枕山曰白字巧於王安石之綠字○拜山曰二十餘

首天真爛熳以全作佳一一不施點但就其尤者漫加圈批一二○又曰余耳熱海之勝既久矣

然未足其境目其景常以是為憾今得佳什捧讀一過神飛翬散恍如身入其地若有他日萍遊留

迹於熱海則以此詩為江山之先容耳

宿小田原

酒。句。河。流。渡。晚。晴。投。來。旅。館。夢。頻。驚。寒。牕。洩。影。函。
山。月。偏。向。遊。人。枕。上。明。恕軒曰、晚唐佳境、

網代港作

碧。灣。來。訪。上。旗。亭。窓。戶。吟。風。酒。易。醒。沙。白。松。青。別。
天。地。家。家。晒。網。夕。陽。腥。三溪曰、漁村實境、

伊豆山

按熱海誌。伊豆山在伊豆神社境內。社原稱關東總鎮守。為眾所尊信。當時般若院

司之。管支坊三千。中古以來。其勢漸衰。然尚有社領三百石。管十二坊。維新以來。祿坊共廢。且罹火災。半歸烏有云。

繞廟茫茫亂草深。西嶺雲昏日欲沈。梵剎三千無訪處。鳥啼古古井之森。恕軒曰、寂寥可想、

無限空林鼓沓間。不知何處是禪關。松釵如雨欲埋路。落日急風伊豆山。恕軒曰、實景如睹、○羽峰曰、後半極妙、○三溪曰、善

寫眼前光景、

孝女白菊詩

第一齣

阿蘇山下荒村晚夕陽欲沈鳥爭返無邊落木如

雨繁隔水何處鐘聲遠敬字日叙景處字句皆活

暇點故略之請恕焉○羽峰曰此時少女待阿爺

出門小立空悲嗟怪是何事故此意匠巧綴處○

三溪曰先從阿蘇山下少女間居說起來以為後

回無數話柄觀染如讀一部稗史小說作法絕佳

姿致有鬢髮如雲風中亂嬌顏春淺美於花先學海曰

女姿貌不是寫富家女子全然是清貧守訓的好

小姐○中根香亭曰畫人物者添琴棋几杖等物

以成趣此篇叙孝女姿態不過一二句却將他情

景來反映取致而孝女顏容宛然如見此法暗與

通畫理阿爺一朝衝寒起蘆花風外渡野水曉月影

昏野廟西遙遙去入深山裏不知猶為遊獵不數

日不歸何處留凄烟飛迷殘照外望斷楓錦柿緋

秋三溪曰譬諸觀新劇木柝一下道具一轉現出

荒村破屋來舞臺一面皆秋晚景况觀者凝矚

肩聳魂消向夜階前拾落葉纖手煮茶搖湘簾每聞戶

響疑阿爺迨至深更未交睫闔村人定氣寂寥衰

雁曳聲度雲霄須臾天黑秋風急芭蕉葉戰雨瀟

瀟森槐南曰風聲雨聲雁聲葉聲若有若無是人

境矣不待佛龕擁衾時也至此益思阿爺苦靜坐

不堪聽夜雨。綠叢紅笠為輕裝。枕山曰：綠叢紅笠，自帶淒氣。

外歷遍幾林塢。脚尖仰來山漸高。蔓草枯盡蟲不

號。谷口夜黑行人絕。風度松杉鳴怒濤。魏南曰：此

自忠臣藏定九一。九山雨時歇。天宇闢亂雲。解駁

露。月魄清影一痕印。石潭細波磨鏡寒。愈白。學海

氣滿紙。讀之層生粟。○羽直度蘚石望前程。蘆花

蓼花一溪明。魏南曰：茫然一白。杳無人跡之意。以

此七字括盡之。且遙應阿爺一朝云阿爺之蹤何處訪。雙袖紅濕淚盈盈。登頓下

上取狹路。取次穿盡雲外樹。讀經聲幽山寺西。枯

骨狼藉認墳墓。羽峰曰：少女一心是孝，所以不懼

此鬼場。○香亭曰：聞人聲見人骨一懼白楊幾株帶風腥。堂宇半頽燈似星。欲排籬

門上荒砌。老杉洩月人面青。枕山曰：老杉七字，似

南曰：境界頓變幽峭動人。學海翁山僧秉燭方參

鬼氣滿紙一語可移以評此段戶。三溪曰：山僧非庸常僧侶的。是後回伏線。此等

演劇非老優則不能演。此等文字非名匠則不能

寫。彷彿認影顏如土。呼曰咄汝野狐耶。人豈侵此

霜月苦。學海曰：述語叙言不用力。少女聞之直奔

縱橫自在。是吾兄超人處。趨曰妾人也。非野狐。枕山曰：莫做葛

子此學海曰：任手寫來。纏纏遍尋阿爺獨迷途。三

曰山僧村女一問一答疑團凝結觀者亦一聽一視不解為何者○槐南曰一問一答亦是疑神疑

鬼之淡粧看来自妖冶槐南曰是分明不是卑賤

者槐南曰是眉如半月鬢如雲槐南曰是自山嬌

容何在西施下槐南曰亦自山僧於是心愈疑怪

問汝是誰家誰欲問此女一身事槐南曰一句逼

輕提先延佛前使坐茲法不離色聲我山風吹牕

亂燈燄空堂夜暗佛暈閃澗水淙淙隔牆鳴鼯鼠

有時撲人臉羽峰曰少女頻投涕泗流向僧一一

語來由妾也元是武夫女熊本城南樓畫樓三溪

女塵說出其來歷來熊本城出有輿馬食有載舉

家平安無甚事畫欄日煖牡丹天錦繡簾裏貪春

睡羽峰曰畫欄二句寫出往時富貴狀極精妙

彼語少年豪華光景頗長此言往時深閨情態甚

韻哩○枕山曰暖變而為冷一朝兵起暗戰塵保

自是命理不必悲薄命也

全生命有幾人鮮血滾滾沙赤斷肢片骨縱橫

陳拜山曰如斯慘人家大半歸烏有亂鴉來噪破

巷柳垂髻戴白棄寶奔城外求路競先後香亭曰

亂吾亦遭此禍傷弓之鳥不堪聞弦聲○羽峰曰

吳軒詩少 卷一

出、字腥墨滑何等 妾與阿母不暫休。到處相伴家

脚色何等點漆、 之求落木蕭蕭古寺晚。霽月淡淡荒村秋。暫結茅

廬避風露。阿蘇山下權相住。枕山曰以阿蘇受手

執薪水支飢寒。幾旬如夢等閒度。忽聞阿爺投賊

軍脅從倒戈抗我君。又聞賊軍勢俄挫。城山一戰

勝敗分。妾與阿母揮涕淚。日竢阿爺不能睡。阿爺

不還又入秋。露洗空明斜雁字。阿母因思阿爺深

久在病蓐空呻吟。湯藥無效溘焉逝。悲風吹斷暮

鐘沈。三溪曰極力叙子母薄命數奇之狀筆下不

淚。○香亭曰一家四口余以阿孃為第一不

幸之 回想音容宛在目。鞠我育我愉而肅。唯為生

前不盡孝。至今尚不堪慙慙。去年阿爺忽然還。聞

阿母死淚潛潛妾在膝。下慰其意朝暮唯盡菽水

歡。香亭曰馬伏波遺姪書不意禍杜季良此詩顯

阿爺一朝渡野水。欲為遊獵入山裏。底事數日不

歸來。妾也煢煢無所恃。以故冒此秋宵寒。遍尋阿

爺極艱難。偶然來此被君認。勿為野狐一樣看。海學

日呼應不差一字。○槐南曰呼應不差一字。本

多名白菊。敬字曰至是始點出姓名。○學海曰至

此說出姓名妙。○枕山曰此女不負其

名而清真者○三溪曰白菊之清操猶如白玉之

自昧者不解目以為天壇狐妖則沒眼鈍漢耳

父呼昭利母阿竹雖有戚畹不相逢亂後離散奈

單獨別有阿兄曰昭英虛傲放逸有汗名阿爺憤

志曾逐之今也不知其死生成齊曰假他口頭叙

山僧聞之變顏色香亭曰少女非野狐確矣胸中

有感強自抑羽峰曰山僧開自家放逸語豈不

南曰山僧變色有感自抑皆為下文作地暫時相

而使人不覺其然亦是靈狐魅人伎倆

對無一語俱掩落淚太悽惻既而山僧勸女云今

夜何復踏山雲請待明朝鷄鳴候東嶺浮白一路

分少女不辭佛前寐獨擁片衾成冷睡豈圖阿爺

推戶來羽峰曰忽說夢境極有恣悄立枕邊濺雙

淚云我誤墜遠谷中荊棘塞路進退窮數日如此

飢渴甚可知吾命漸將終敬宇曰此一夢也預為第

作者胸中始有顛末非漫然下筆也○學海曰一

夢忽然驚醒自意外來是小說妙境使人欲速讀

後回有癢不知癢處之妙○槐南曰迷離挽裾欲

問忽無迹槐南曰候夜色沈沈靜園宅琅玕相磨

寒碧鳴殘月欲落西牕白枕山曰結句得白氏之

覺篇亦盡以為第二齣地巧手巧手○香亭曰不

復說山僧姑留以待下回分解是小說家慣手法

異軒詩鈔 卷下

○三溪曰、一場演劇、至此木鳴幕合、觀者嗟賞、先傾一盃品評藝之精粗、○枕山曰、全篇善學吳梅村者、○學海曰、自連昌宮詞、折臂翁二篇、脫化來、沈痛悲愴、自是一種筆墨、

第二齣

東嶺初白鳴晨雞。殘蟾寒沈古溪西。霜鐘暗度不

知處。空林之外曉煙迷。學海曰、接前齣先自景物說起、○羽峰曰、曉色悽其

絃鳴鼓饗三間舞臺幕已開矣、少女離寺踏草石

孤影蕭蕭過破驛。丹曦此時閃雲際。金線亂射世

界赤。三溪曰、前回已寫夜景、故此回一變、叙拂曉景况、觀者眼明神爽、是避版為活筆法、

峻岑登來寒加威。夾路古木皆十圍。羽峰曰、夾路句、真是深山

無人境。鼓沓衝耳天風急。松釵紛紛撲衣飛。深山寂

寂無人處。且拾花萼且猶預。浮雲有時起袖邊。蓬

勃直欲載人去。枕山曰、浮雲二句、令人登富峯之想、○羽峰曰、深山之景、叙得妙

樹杪看来鳥無名。異境自覺絕世情。斑鹿况復飲

寒澗。殘楓擁岸水中明。拜山曰、寫出景物、縷縷不見、○梔南曰、余愛鏡花緣說部小蓬萊、尋父一回、

蒼松白石、瑤草琪花、皆是樂地、所生而入、傷心人眼中、便無往非愁境、此段澹澹寫景、却過此高下

亂山翠迢迢。迢迢路入豐州地。阿爺何在杳不知。香亭曰、前

篇連下數箇阿爺、此篇到處徒看好風致。時有山

止一阿爺、文法變化、

賊自後來飄忽攫女度崔嵬此羽峰曰讀到少女呼

救無答者殺氣滿林積翠摧峯回路轉入幽谷斷

崖之下有破屋幾株銀杏掩茅簷滿目黃雲秋肅

肅白水冷冷浸荒階牕櫺半被蒿蘿埋枕山曰白

喜撰法落日不照何凄絕怪禽暗叫處處皆羽峰

然山賊之家而少有清楚風流山賊揚揚排戶入

暴悍何顧少女泣嘍囉數人見之歡嘻嘻揚手呼

酒急有酒不知幾十壺豬肉如山滿盤盂圍之蝟

集指換箸狼饞豺鬻極歡娛羽峰白山賊之狀寫

此時胸懷可想○三溪曰乍而現山賊時傍少女

倚笑對芙蓉一樣美我是山中梁上公盜得淑姬

自汝始香亭曰女本良家子淑姬字下我家久藏

一古琴汝先彈之慰我心音律情何物兒賊愛好

此一轉不得○三溪曰天下之耳同也雖兒賊亦

不得嗜絲肉唯其逼而彈一曲其猗猗可惡○

羽峰曰兒賊亦有風流○槐南曰這箇老賊若逆

我命有長劍寸斷汝肉投水潯少女不堪受詬辱

掩面紛紛淚相續其奈賊命遂難拒強執古琴彈

一曲忽訝悲風吹太清仙鶴一聲度空明又疑夜

雨過湘水秋波無端月下生靈音錚鏦滿室內寶

珠亂墜玉盤碎不怪馮夷空自舞潛蛟聽之又何

耐三溪曰其形容琴音處原廬曲歌夜山寂無聲

破牕洩月秋氣清餘音度林猶嫋嫋滿座聽者不

堪情此時何人擁矛戟吶喊破戶襲其席枕山曰

水滸傳來○學海曰忽然變調驚絕奇絕○香亭

曰賊藏古琴僧擁矛戟是理之不可解者○三溪

長槍何足深怪哉○羽峰曰晴空忽黑風雷劈山

賊徒周章不能抗淋漓血流盃盤赤頭顱幾箇落

燈前伏屍縱橫滿四筵槐南曰頭顱二句真不愧

水滸傳血濺畫樓屍橫燈

影二健者誰歟難認得緇衣紗帽何魁然香亭曰

大鐵推合斬盡山賊呼少女來立牕下月明處吾

成一人非包藏禍心者聽哉一一欲告汝三溪曰乍而僧

而處女乍而脫兔乍而菩薩乍而昨夜共談山寺

中有故未語我窮通我非他人汝哥哥羽峰曰鶴

此吐露最妙○拜山曰尋父逢幾歲出家獨轉蓬

兄安得無非孝感之所致乎一朝立志負書笈與敬字先生映欲尋名師出

邊邑長亭短亭春欲盡落花如雪撲蒨笠枕山曰

句似梁蛻巖而更新○學海曰百忙中著此句妙

○羽峰曰長亭二句大有姿態○拜山曰以此二

句括盡孤旅寂寞之情非巧手敏腕不能為○槐

南曰本邦院本有行道行一體多冗長靡漫之調作

者乃以漢字陶融出絕矣東武城裏避塵喧講學敬

字先生門修身之書懂得見羽峰曰敬字先生忍

思阿爺養育恩學海曰後修身書轉入匪夷所思

野雲潭曰大矣羽峰曰性善於是亦可觀○大

哉修身之功細雨吹鎖書牕暮感何可堪風在

樹三溪曰感何七追想往事頻歎歎傍人之笑不

暇顧將欲悛心事阿爺遂歸鄉里訪故家戰後草

荒無可跡白骨埋路夕陽斜羽峰曰古戰場真景

似漢曰戰後二句從是獨入山中寺拋棄紛紛人間

事學海曰不序為僧緣故何也○槐南曰白骨埋

路悲涼滿目而不知父母之所在是即為僧緣

故晝夜只對幾古經每讀一字零一淚忽逢汝來

述來由欲告我名猶慙羞途上恐汝逢山賊竊逐

蹤來斬賊頭學海曰至此說來便不唐突○三溪

言說話如雲破見月不是悽愴悲歎事幸救汝身

疑團冰釋拍案絕叫疑團冰釋拍案絕叫

安我意何面目復見阿爺敬字曰寫其悔悟○香

遊釋云比丘須慚取慨然屠腹死此地枕山曰孝

這髮善讀儒佛之畫慨然屠腹死此地枕山曰孝

者一身少女聽之豈不驚夜深問語慰阿兄霜氣逼

人秋如水天心月高雁打更槐南曰結得幽峭○

子○又曰愈出愈奇○學海曰前回和尚殆似出無意不測兄弟親面相見使人喫一大驚小說家得意筆中間叙景物處殊饒雅韻是合水許傳香山樂府為一者也○羽峰曰以景起以景收最是作者苦心處不獨此三篇皆然○雲潭曰措詞精工寫情幽婉清而不滑麗而不膩

第三齣

雲橫西嶺斜月沈哀猿長嘯隔幽林荊榛没人人難認千山鼓沓一逕深學海曰起首每有妙趣自出如許開話讀者心旌搖搖把持不住也僧拉少女過巖隙天黑東方雲未白香亭曰承前先叙阿兄却將忽有殘賊追蹤來與僧相戰失踪跡槐南曰僧之與女猶在作

少女錯愕迴林奔曉來逃竄山下村野橋踏破霜如雪前林霧披吐丹曦遙思阿兄情何已遠山幾度回首視掩袖吞聲嘆浮沈羽峰曰少女此路傍暫禱叢祠裏時有野翁荷鍤過三溪曰一波已倒結後回再開野翁云怪他紅粧頻嘆嗟細問事情憐薄命慙懃慰藉携到家柴門對山畫亦靜棕閣掩牕搖暗影階前風勁秋狼藉殘菊委地蟲聲冷學海曰叙景物處無一不入妙者○槐南曰迤邐叙來有入武陵桃源開雞鳴犬吠之妙○又曰不惟白菊全在夢中讀少女胸中雖有愁感其厚意者亦入邯鄲枕中矣

乃淹留

槐南曰感其厚意四字此篇後半段主眼

何圖幾度更裘葛歲

月匆匆如水流偶為春天風光可去踏芳艸紅袖

譚淡淡村粧却堪憐滿野綠雲花一朶有井進齋曰滿野綠

雲句與白香山梨花一枝春帶雨句異曲而同工皎齒祭

與寒玉同十指柔輦欺春惹窈窕其姿誰能匹千

金有價一笑中羽峰曰嬌艷之態寫出精妙○香

分寫出以入求婚一段姣美或稱未曾有香亭曰未曾有

用法從佛典中來芳聲藉藉喧哇畝里正殷富欲婚媼試

遣冰人問可否三溪曰豪戶強婚節婦守栢舟義後容就死正是少說常套演劇手

段然有此一回使野翁敦樸畏威儀只對冰人曰

唯唯野翁敦樸畏懼之狀宛然在目冰人披曆

卜吉日坐談直約合歡時野翁懇懇諭少女渠戶

求婚真天與好機如斯豈可失冰人問我我先許

汝雖尋父來此村難知汝父亡與存與其飄零寧

留此幸與里正為結婚佳人聞之色忽變潛潛洒

淚如急霰向翁欲言還掩袖可憐紅煞芙蓉面海學

日處女議婚羞澁之狀當如此○拜山曰少女心

情可想○槐南曰欲語不語是他感厚意處○又

不露一筆亦是古今來未曾有之文折中憶昔阿母

告妾云我曾秋曉謁古墳寒菊如雪埋村落何處

呱呱花底聞羽峰曰至此始說出少女身分最妙

到其身分補叙有次第○香亭曰首篇假少女口

以叙其家衰落來由此篇棄女一段又從少女口

中說出是省煩去複妙法手排深叢跡聲步點點

撲衣飛冷露行到籬落殘邊認得白衣疑是鷺

何幸此間得佳兒敬字曰分明是所拾之絳唇丹

臉玉無疵羽峰曰白菊之薄命與艷美及節應由

居常能信佛歸告所天共笑嬉爾來養育為我子

名曰白菊良有以三溪曰白菊二宗汝呼昭英為

阿兄互待與彼相配耳至今尚記阿母言歷歷在

耳不可謾縱使此身死為土背阿母教何俄婚翁

之養妾已有歲竊欲抵死酬恩惠雖然此命可奈

何泣伏座隅揮流涕此時冰人來扣扉滿篋先遺

幾繡衣文彩奪目合歡被天香浮動翡翠幃輕羅

如霞色自淺含風細葛何輾輾加之登雪狐白裘

其他維何有重補學海曰此等點綴之處乃兩濃

不及○三溪曰豪富氣象繪出如錦五彩絢爛

然奪目○香亭曰冰人勸之野翁許之繡衣文采

迎之一層切一層不如是說部陳套脚色乃爾筆筆

段○槐南曰逼婚亦是說部陳套脚色乃爾筆筆

新艷異常斷野翁在座喜溢眉隣家之媪亦賀之

唯因佳人泣不已村童往往隔籬窺羽峰曰村家

滲漏○三溪曰瑣事俚伏一入筆皆琅琅可誦夜

深佳人出門去悄悄衣寒村盡處一道碧溪嚙岩

流岸柳漫天翻敗絮心中決死恐人看草間潛影

淚不乾仰天合掌唱竺語翻身忽欲投奔湍敬宇

翁一段寫出白菊之貞以使與其孝相配○羽峰

曰少女此時胸懷亦可想○三溪曰熱鬧場中乍

悲傷滿坐收觀者有人自後來攪攪云汝為我述其

意尋汝幾歲徒浪遊何幸與汝逢此地羽峰曰此

處不露其

其人風貌何如因其口角不問而知為少女意中

其人妙佳人一顧狂如驚往事相話深傷情羽峰曰

甚胸懷野笛吹上遠嶂月照到愁邊分外明槐南

亦可想裏者慣手法立談移時天欲曙尋父復向故山去

三溪曰尋父與首筆遙應芳艸青青春盡時落花寂寂村深處

進齋曰芳草二句景中有情深婉無限得毛詩歸

三味○槐南曰黃梁漸熟矣是夢將醒之候詩歸

家黃梅滿一庭綠苔漠漠侵竹局學海曰山中自

景故園自有故園爽快光老屋經歲未全破茅簷

猶掩故幃屏閉門阿爺儼然在敬宇曰千流萬派一

會于一○槐南曰一

十八

長下

長下

長下

場大夢至此始醒乃知佛前挽裾時特夢中夢耳
 讀者不察遂被作者賺出幾點眼淚何異痴人說
 也倚柱計日如有待香亭曰全篇紀事起少女待
 由自在羽峰曰見子歡喜殆欲狂最驚二人容
 香亭評極精確
 貌改詳聞來由許昭英亦賞白菊孝且貞敬字曰
 孝貞二字以為贊語羽峰曰句句字字顧收上
 文無數說話何等筆力何等才藻三溪曰未丑
 且淨父子昆季一時會舉杯一笑賀奇遇備告往
 合一場演劇至此結局
 事盡真情誤入深山墜谷底菓實為食水為醴百
 方欲登登不得起卧洞中纔護體一朝仰見山千
 層群猿在巔倚枯藤底事喚我如有意攀之巉巖

始得登登來群猿散無迹蟬聲如雨滿山脊誰知
 義氣亡人間却存獸中寔可惜羽峰曰翁語諷當
 溪曰群猿一解所謂曲終奏雅竿頭進步者有此
 一結全首益振香亭曰是翁別有汗感而發耳
 不然當時山谷中無一人至者翁何由為此言哉
 不槐南曰絕大議論於末幅點出可知他一月皮
 謂合時真故作此畫以快其心客歲六月侵
 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砢者也
 陽歸家始修四壁荒言畢屋後暮禽噪十里菜花
 夕陽黃羽峰曰短短二句叙景以結此大篇不着
 一議論反覺餘音嫻嫻
 着他冗語只叙其即景而餘情不盡拜山曰每
 韻以景起以景結觸物興感杳然無際成齋曰
 又曰一篇文字直可施於場戲不復勞川竹新七
 異軒詩鈔 卷下

也○敬字曰立意奇創字句巧麗整齊之中兼有
變化非有大力量者不能作也○鳥尾得庵曰奇
想出人意料世態者矣○學海曰自白香山樂府諸
歌行或變來自成一家聲調實是創體可名以井
上體或異軒派○進齋曰才思湧出如萬斛之泉
意兄有文通五色筆者歟○因本韋庵曰無數理
趣流露筆端變化巧妙讀之漸入佳境不覺其言
之長真作家也一篇之詩分為三齣古人所無蓋
做泰西而為之然不見其斷續之跡尤難企及○
津城曰詩道之變古今不一而足盛者必衰衰者
必變而其最盛者常在其變最大之日周秦以前姑
置而不論詩盛於漢魏而衰於六朝衰之極一變
而唐賢代出諸體大備而各家獨造不肯假他人
繩墨太白長於截句子美精於古詩沈宋王之聯句元
七律次韻愈變愈奇漢土之詩是時為極盛然而
後世詩學之衰實萌于唐何也蓋後世詩人見唐

詩既嫌於為不可及乃繩趨尺步專事剽竊反以
新為嫌於是世愈降詩愈不古然亦非無小變
如宋之蘇黃明之李何清之朱王皆在當時別開
一派而稱作家惜其變未大不能與唐賢並馳也
由是觀之今日欲振起詩學必不與唐賢並馳也
也并兄此篇取泰西詩意出以漢土文字在本邦
實屬剽竊亦可謂變者矣○羽峰曰事已新奇
體裁亦新奇可謂變者矣○莫不新奇者諸氏評
之○以創體實然余更補以情景共至無復餘蘊八
字○三溪曰毛詩三百篇皆有韻之文焉耳其車
攻吉日六月出車諸篇或征詩或從軍焉耳其車
之情哲王賢佐之蹟觸物感類委曲詳悉不遺餘
力皆可以存于不朽而供于史料也故名曰詩
其實則一部有韻史而已後世韓杜雄篇大作率
尸祝三百篇而別出機軸者固與上輩作此雄
字鬪巧競靡者自有逕庭在焉今井上君作此雄
篇其有見于此而然耶其措詞之巧間架之密與
車攻吉日諸篇相比較不多遜加為以韓杜之密與
非華詩錄 卷下

舌近時結撰此等雄篇者廣瀨旭莊村上佛山以
 後絕不見其匹而今忽有之其怡悅豈何如哉乃
 書其所見於欄外完之且以幾望詩風一變於異
 日云爾○香亭曰首篇以情勝中篇以勇勝末篇
 以色勝三篇三樣寫法使讀者忽悲忽喜忽疑忽
 信雖耐庵復出無以加焉而以詩成一部小說者
 自妙有文字以來以此為始○拜山曰全是一部
 奇妙在詳悉而初篇先叙一家變遷不雜斷續而
 碎脫○又曰初篇先叙一家變遷不雜斷續而
 專述山賊巢窟山僧顛末至末篇十分說盡少女
 ○孝貞之事三篇宜作一篇而讀之是作者用意
 爾敦舍克新創一格為專門詩家別開一種法門以
 西所長新創一格為專門詩家別開一種法門以
 使有取標準余知摸倣廣和者接踵而起而我
 詩風之變應不在遠也○槐南曰通篇悲艷交集
 意緒蒼涼而身獨造不襲他人牙後一字蓋以
 雅語填盲詞君實為之嚆矢天地間自不可無此

種文字人或擬以元白
 長慶體未免隔壁話耳

水島慎校字

吳軒詩鈔卷下終

吳軒詩鈔附錄

井上哲君迪 著

學藝論

我日本之為國。其形蜿蜒如龍。首于寒。尾于煖。氣候之爽快。土地之膏腴。與支那伯仲。而獨至其學藝。則未能及之也。講道者。未及孔孟。窮理者。未及老莊。賦詩者。未及李杜。屬文者。未及韓柳。事謀籌者。未及孫吳。為治療者。未及扁華。其他至小技末

藝無有一及支那者其故何也。氣候耶。土地耶。皆非也。然則得無非惡習所致乎。英人某嘗謂余曰。日本之人有機智而無耐力。巧于模倣而拙于創造。余竊嗤其妄誕。後遍讀傳記始知其言之不我欺也。非獨此而已。又由此而知我之所以不及支那實原于此也。古者自律令法度。至衣冠機器。不摸倣支那者殆稀。而至如儒學之分派。無一不有其本源。假令先輩之所唱。縑素相交。驕駁不一。要之皆本于聖經。出入于程朱陸王諸氏。其謂自出機

軸者亦非全無根據也。元和偃武之後。文教最振。而名儒林信勝。貝原篤信。水卜貞幹。山崎嘉等主程朱。而間發疑于瑣末而已矣。中江原熊澤伯繼等宗陸王。而僅有所取捨而已矣。伊藤維楨與其子長胤唱古學。駁宗儒。遂至疑大學。斥中庸。卑視詩書易。而特尊論語。物茂卿亦唱古學。詈宗儒。詆思孟。跡弛豪宕。睥睨一世。山縣孝孺。太宰純。安藤煥圖。服部元喬等皆熹之。而唯止于欲得孔孟之真意而已矣。未有自發揮丘索之微。而與孔孟老

莊並馳者也。未有自陶鎔詩格文法而與李杜韓柳齊名者也。未有自畫竒策妙術而駕孫吳扁華者也。未有自推究天文地質物理製煉等諸學而大興富國強兵之本者也。可堪遺憾乎哉。大抵世儒唯講文那所講以爲己學。而文那所不講措而不顧。終身兀兀浮沈于文那之圈套中。不泥于訓詁。則逐彫蟲之末技。食盡衣敝。則以爲得顏回季路之行。雖時立說華而無實。迂而不達。雖時處事澁而不滑。拘而多礙。何其蠢蠢也。是以村叟野翁。

亦視儒者以爲迂腐無用。而儒者惡之。務欲避其名。或曰。予士也。非儒。或曰。士其志也。儒其業也。然以其言行不異于他儒者也。遂不能免儒者之名。淺之爲丈夫也。抑儒者萬世之標準。全邦之所仰。素非可惡之名。而今惡之。何也。由于儒者自污其名也。污其名。由于其摸倣文那也。潤孫曰。未有由摸倣而能秀者。蓋千古之確言也。然而儒者懵然不知惡習之所原。氣息奄奄。遂至欲藉士名而避儒名。嗚呼。我學術之不及文那者。良有以哉。維新

以來。洋學東漸。風俗一變。於是乎苟有餘財者。讀郭索文。而攻實際之學。然而惡習更有甚於昔日者。是無他。彼僅涉獵洋書數篇。則以爲足。或夤緣就官。或鉛槧著書。栖栖逐逐。求毫末之利。賣泡影之名。既無闡洪鈞之蘊奧。又無探造化之妙工。鹵莽囫圇。走肉而長髯。枵腹而大言。儻取其策論。而條分縷析。則自彌兒極坐。脫化來者。芬々有蒜土臭。不可咀嚙。是輩亦巧于模倣。而拙于剏造者。非耶。果然則雖從今而後。經百萬禩之久。猶師泰西。

而不能與之爭文華矣。若夫鑒于既往。而戒于今日。蓬蓬以興。翼翼以慎。不安于小成。不立于人之籬下。唯發達其天賦之才能。而以自己之心。爲學之根據。且學分專門。而各究其蘊奧。則彌兒極坐。豈不可及乎哉。孔孟老莊。豈不可及乎哉。李杜韓柳。孫吳扁華。豈不可及乎哉。既及之。而猶不怠。則將我文華郁郁乎。莫之與京。或詰余曰。支那大而舊。日本小而新。小不及大。新不及舊。不是理之當然耶。余曰。不然。如希臘。如羅馬。比之于支那。其大

小果如何也。如英如佛如獨逸如和蘭比之于支那。其大小果如何也。然而至其學藝則有實勝於支那者。由此觀之。我不及支那者。職由于知模倣而不知剏造。非由于國之大小新舊而然也。或曰善。今俛記以自勗焉。

南摩羽峰曰。自大處著議論。亦壯亦快。足以奮起夫人志氣。實是關名教之文。余輩雖老矣。請

自省自勉焉。

心理新說序

電線也。火船也。自鳴鐘也。我邦人唯其物之奇而

不知究其所由來。豈不淺見之甚耶。夫電線火船與自鳴鐘。無一不本于科學。然而科學原出于哲學。而心理學實為哲學之根基矣。昔希臘之盛。瑣克刺底、布拉多、亞里私特德等前後輩出。哲學大興。於是乎科學始胚胎焉。後文運移入羅馬。及羅馬亡。夷狄猖獗。哲學幾絕。僧徒纒傳之。降至中世之末。哲學復興。倍根出於英。埜加爾多出於佛。倍根尚實驗。埜加爾多尚論法。東西對立。振撼一世。歐洲之哲學。由此分為二派。蓋韓圖及費希的設

林、歌傑爾。其他獨逸之諸先輩。傳垓加爾多之學而大成之。即由論法而究真理。洛克及牛董、彌爾、達兒尹、蘇邊薩。其他英之諸先輩。皆出于倍根之後。而傳其學風。即由實驗而究真理。於是乎究真理之法盡矣。而人智開發。科學始窮其精。電線懸焉。火船走焉。自鳴鐘鳴焉。可知科學原出于哲學也。抑電線起于紙鳶。火船起于鍋蓋。自鳴鐘起于懸燭。其所緣起。皆不外于尋常所習見之物。而我邦之人不能創之者。何也。以其不有尋究推度之

力耳。欲得尋究推度之力。無若興哲學焉。欲興哲學。無若興心理學焉。心理學實為哲學之根基也。或曰電線之祖富蘭克林也。火船之祖瓦德也。自鳴鐘之祖加里列阿也。此三氏皆物理學家也。未聞其修哲學也。今以哲學為之本。則俗所謂引水于我田者。非耶。其然豈其然乎。彼三氏雖不脩哲學。而其得尋究推度之力者。蓋亦由諸先輩與實驗哲學。以開之端緒耳。如我東洋。雖不乏哲學。而論法未窮其精。實驗未得其法。而繼起無其人。此

其所以少創起歟。請就支那而證之。當周之末。哲學將大興。孔子唱愛他說。而孟子和之。揚子唱自愛說。而墨子唱兼愛說。任他說始于老莊。干涉說出于申韓。功利說起于管商。儒者為天命說之祖。墨者為非命說之祖。論法本于公孫子。物理論胚胎于允倉闢尹二氏。嗚呼。不亦盛乎。然而漢魏六朝以降。詞章之學盛。而講真理之學幾乎息。降至趙宋。周邵張陸程朱等陸續輩出。紹往聖。啓來哲。於是哲學復將興。而復遂廢。朱明之世。唯有王新

建一人而已矣。如薛敬軒、陳白沙、胡敬齋、楊升庵之徒。豈足數哉。由此觀之。支那亦不乏哲學。而繼起無其人。故遂不大興。迨至近世。究真理者。落落晨星。百不一二見。是以人智有退而無進。余也自幼好究真理。後入大學。專攻哲學。讀東西之異書。苦學經歲。至今稍有所見。乃先抄譯。倍因之。心理篇。蓋倍因與彌爾、蘓邊薩諸氏。同屬實驗學派。故其說精核。最可憑信。雖然。其論涉純正哲學處。間有不確當者。且其書浩瀚。不便童蒙。故就其切要

處取捨折衷。作為此書。名曰心理新說。將以為興
哲學之階梯矣。倍因名亞歷山大。蘇格蘭之人。學
問該博。屹為一代之鴻儒。

重野成齋曰。科學原心理。心理為哲學根基。推
本之論。實理實學。論文那諸家。處簡而該。大見
其識力。
筆力。

耶蘓辨惑序

或奉彼教。或奉此教者。無不出于偶然。東洋之人
終身不知耶蘓教者有焉。西洋之人終身不知佛
教者有焉。乃知人之信耶蘓教。信佛教。皆因其所

居之地而然。非因人之賢愚與教之真偽也。然則
或奉彼教。或奉此教者。原出于偶然焉耳。其信與
不信。唯從己之所好而可。雖然如耶蘓教。不啻其
旨虛妄。其蠹國賊人。比之佛教。更為甚矣。若使我
邦人信之。則其弊害將有不可勝言者。頃讀邸報。
三府四十一縣。無處無耶蘓教。舉其教派。屬布勒
的斯丹德教者。教會九十一。會員三千八百八十
一。教師一百六十四。會堂四十九。說教所二百二
十一。屬正教者。教會九十二。會員五千六百人。會

堂十三。說教所二百二十八。教師數十人。屬天主教者。教徒二萬五千四百餘人。教師四十餘人。而其負數日增月益。殆將無所底止。是雖因科學之不興。而亦因無論耶蘇教之妄謬者。今自政治上而論之。其害有二。夫國家之所以立。在民心不分離。苟民心分離。則國家何以立乎。今我邦人有信耶蘇者。其心之所向。必浮慕艷稱其教。所由出。而賤蔑不奉其教之國。如此則民心分離。而國家之基址壞矣。是其一也。耶蘇教之感動人心。固非佛

教之比。蓋佛教由理導人。耶蘇教由情誘人。且耶蘇之言易曉。而佛之真意最難解。是以人之心醉于耶蘇教。實有甚於佛教者。試歷覽泰西之史乘。為耶蘇動干戈。殺慘無辜。荼亂政治者。續續不絕。反之我邦。自古為佛教動干戈者。寥寥無聞。然則耶蘇教之東漸。為流鮮血之始。亦不可知也。是其二也。自道德上而論之。其害更有甚焉者。何也。兩約書中所載不經之事。不一而足。今舉其太甚者。創世記云。該隱攻弟亞伯而殺之。是兄弟相攻之

始也。又云。羅得有二女。飲父以酒而與同室。是亦亂倫理之甚者也。又云。亞伯拉罕稱其妻撒拉為妹。是亦欺人耳。民數紀略云。摩西曰。今宜殺壯男及與男同室之婦。而獨存未與男同室之童女。是亦殘忍之行也。馬太傳云。耶蘇之母馬利亞為約瑟所聘。未婚之先。既由聖靈孕。是豈不冒贖聖靈之言耶。而約書之不經率如此。若使人信此書。其害道德甚大矣。自學問上而論之。其害為最甚矣。昔哥百爾尼沽斯著書以倡新說。然以其言與經

典不相合。為僧徒所禁。加里列阿亦倡地動說。為僧徒所執。如嘉爾擅幹巴涅刺。伯爾挪。瓦尼尼諸氏。皆好學之士。奮發興起。一時相爭講真理。不顧其言與經典相背馳。僧徒怒刑之。殊瓦尼尼。伯爾挪二氏俱所生焚。悲夫。倍謨亦為一世之豪傑。著曉光篇。以倡無神說。僧徒怒之。禁人讀其書。如斯比諾利。亦所恐嚇。其他為僧徒所刑者。三十四萬人。其中所焚殺者。三萬二千人。甚矣哉。耶蘇教之害世也。不徒使人陷于塗炭。又使真理不顯于世。

甚矣哉耶蘇教之害世也。然而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既自妄信。又從而誘惑愚夫。愚婦。招國家之禍害。實不尠尠。蓋信耶蘇之徒。心竊謂。泰西之人學問技藝最精。非我邦人所企及。而問其所奉。則耶蘇教。耶蘇教亦與彼學問技藝同勝我教。我邦人之不信之。蓋因其智之未開焉耳。殊不知泰西雖不乏豪傑之士。而其民之愚昧。與我邦人殆無異也。又竊謂。苟信耶蘇。則死後無耶蘇亦無妨。若有耶蘇。則其幸如何也。不信耶蘇。

之危。不如信耶蘇之安。乃為耶蘇拋金錢。惠貧賤。其行雖似仁慈乎。其意在得報酬于來世。若知不得報酬于來世。何復惠貧賤為哉。嗚乎。信耶蘇者。雖曰無免欲之心。吾不信之也。雖然世之蚩蚩者。據俗儒之言。而尊信耶蘇。其弊之所極。必至守邪說而惡真理。信不經之事。而亂倫理。外日本而內異邦。今而不撲滅之。則將致不可救之災矣。外山、山先生學問淹博。識見超邁。世人之所稔聞。頃著耶蘇辨惑一卷。屬序于予。予受而覽之。其文之

巧拙姑置之。其駁擊耶蘇。徵于古今。證于東西。橫說豎說。不遺餘力。可謂快筆矣。此書一出。則耶蘇之徒。果為如何之感耶。予欲刮目見其所為。乃不顧謏劣。敢題所見乎。卷端云。明治十六年二月。

南摩羽峰曰。駁擊耶蘇。引證的確。足以醒世人醉夢。快不可言也。
島田篁村曰。入其室而操其戈。縱橫衝擊。勁悍無前。非此不足以破彼之堅壘。

寄中村敬字翁書

哲謹白。敬字先生座下。嚮者訪先生。質以詩文。先生不相拒。辱賜教諭。哲之喜可知也。蓋如先生所

言。皆閱歷之事。固非後生所問。然雖然。有與心中平生所蓄。稍相異者。豈得不質之于左右哉。先生曰。凡詩文尚實事。不尚想像。哲竊謂詩尚想像。不尚實事。唯文尚實事耳。蓋絕佳之景。非常可見者。有時乎顯于天地間。絕奇之情。非常可感者。有時乎發于人間。此絕奇之情。與彼絕佳之景。想像而寫出之于一篇之詩中。則妙豈可言哉。若夫唯寫眼前之景。與日常之情。則平平俗俗。徒使人飫饜耳。故泰西之詩人。以想像為主。如照薩氏談話篇。

斯邊撒氏女王傳。彌兒敦氏失樂園。無一不出于想像。而天下藉藉稱之。然則詩以出于想像。却爲妙。先生又曰。文尚簡約。不簡約則不傳。哲竊謂。文雖非無尚簡約之時。而大抵尚周到詳密。請試論之。今夫以漢文比洋文。大有相異者。何也。漢文簡而約。洋文詳而悉。是非出于偶然。抑亦有以。泰西人學問深邃。思想精緻。迥出支那人之右。故其文詳而悉。不詳而悉。則何由而傳其學問。何由而通其思想。此所以其文之詳而悉也。支那人於文明

之度。未及泰西人。往往偏于修辭。而疎于究理。以故與泰西上古之人同尚簡約之文。是由其學問未深邃。與其思想未精緻焉耳。或曰。支那亦非無好暢達之文者。然而以余觀之。如韓愈、歐陽修、蘇軾、彌爾斯、邊薩。其他近世哲學家之深透委曲。則於支那絕不見其比。如程朱陸王。亦不足稱其匹也。是豈不以無深究真理者。文辭未適述幽微之意故耶。果然則隨學問之進步。與思想之發達。而文辭亦不可不變。若夫學問與思想並進。而文辭

獨不進。則其不適實用也明矣。如我邦。洋學東漸。文教旺盛。學問日極其奧。思想日窮其精。而日常所用唯俗文而已。漢文則以其不進也。不適實用。而全歸文人之手。文人往往學淺識卑。居常唯文字之弄。絕無以學問為基礎。而振興此文之概。偶覽其文。如滑稽。如戲譚。而至議論。則不合論法。又不本于科學。以故文雖簡約。而義理矛盾。殆無足取者。且夫今世文人。辨香唐宋八家。殊甚。字字擬韓柳。句句模歐蘇。不似韓柳歐蘇之文者。舍而不

顧。而不知泰西更有深透委曲。發揮天機之雄文。蓋古之人亦各有其所據。就泰西而言之。照薩氏談話篇出于勃加智阿氏。斯邊撒氏女王傳本于亞里阿私篤氏。彌兒敦氏失樂園淵源于和默威兒日爾二氏。舍克斯比亞氏所著亦非皆無根據也。就支那而言之。韓昌黎本于孟子。柳柳州以國語為祖。歐陽廬陵基于韓文。蘇東坡宗戰國策。曾南豐出于新序。雖然古之人不啻自鎔鑄而后出之。又多少有所出機軸之處。今之文人則不然。兀

兀徒浮沈于古人之圈套中。而毫無所自出機軸。其文雖時有可稱者。而非可傳千歲者。傳之固無害也。然亦何益之有。強欲傳無益之文。抑又何心也。蓋文也者。非唯其簡約故傳也。又非唯其周到詳密故傳也。別自有可傳者。而后傳也。何謂可傳者乎。曰。其事其理是也。其事其理不足傳。則欲傳之亦不可得也。夫然而文非周到詳密。則其事其理有難能述者。故曰。大抵尚周到詳密。泰西亦有謂文尚簡約者。哲竊以為名說。何者。其文既周到

詳密。而將流于煩瑣故也。雖然於我邦決不可唱此說。何者。其文既簡約。而將過于短小故也。短小之文。雖不必惡。而幽微之意。到底難由此而述。故哲竊不取也。但古之文多短小。短小故義理不明。至後世解者紛紛。今也學問與思想并進。而大有異于古者。豈可與古人同作短小之文哉。短小而意義不周密之文。在今日則恐不足傳也。然而世之文人或不知之。而欲傳其不足傳之文。豈不可笑之甚耶。先生出于耆宿凋落之後。學兼東西。胸

冒古今而德望高于一世。矯世之弊風者。非先生而誰。嘗竊望先生據論法。本于科學。而振興此文于千歲之下。與泰西諸大家駢鑣而馳騁。然而今先生唯言文尚簡約而止。而如不取夫周到詳密之文。夫未讀洋書。頑傲拗戾。埋沒于漢魏之蠹書中者。而發此言。則固不足怪。學問之博如先生。識見之卓如先生。而亦發此言。則哲之所見。全出于謬誤耶。先生溫厚慈仁。胸宇天大。不咎哲之不遜。以哲為可教。而賜教。則哲之幸莫大焉。恐懼再拜。

敬字翁有答之書。其中有詩文一道也。發乎性情學問。本無繁簡虛實之可言。雖然就其言語文字之迹察之。則繁簡虛實通詩文而有之。文要繁簡有當。所謂當云者。猶禮儀於長幼尊卑各有度數。恰好妥當。不可相踰也。等之語。由是觀之。前文所駁。似不必翁之持論。哲自識。

讀韓氏原道

近世學漢文者。尸祝乎唐宋八家。尸祝乎唐宋八家者。無不以韓氏原道為曠世之大文字。抑有何所取而然耶。以余觀之。如韓氏原道。則其意雖孔孟乎。其文雖秦漢乎。而與真理相背馳也。甚矣取與真理相背馳者。目為曠世之大文字。則其識見

可知也。韓氏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余謂仁與義雖為定名，而亦為虛位；道與德雖為虛位，而亦為定名。定名與虛位，畢竟無分別也。假令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仁亦猶道，有君子小人，而義亦猶德。有凶有吉，博愛而無利己之心，則君子之仁也；有利己之心而博愛，則小人之仁也。為義盡義，則義之吉者也；為不義盡義，則義之凶者也。然則道非為虛位，故有君子小人也；德非為虛位，故有凶

有吉也。韓氏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蓋老子知有大於仁義者，故小仁義也。韓氏不知有大於仁義者，故大仁義也。譬猶坐井而觀天，以其所見為極大，而不知有更大於其所見者也。韓氏又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使老子聞之，亦將排韓氏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至其信己排人之心，則何以異也。韓氏又曰：凡吾所謂道

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是何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非去仁與義言之也。若夫大道存焉。則仁義亦在其中。而仁義於大道。猶涓滴於大海也。故老子不屑言仁義耳。何以知之。老子有三寶。其一曰慈。慈則仁慈之慈。謂博愛也。可知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非去仁與義言之也。韓氏乃為去仁與義言之。蓋亦偏見耳。假令老子之道德去仁與義言之。吾猶不以韓氏之

論為然。何者。其所謂公言私言者。以其所親聞見謂之公言也。不然謂之私言也。雖然古今如此久矣。東西如此廣矣。其所未聞見。不知其幾千萬也。然則其所謂公言私言者。何以知之。假令公言私言。容易可知。一村之公言。非一郡之公言也。一郡之公言。非一國之公言也。一國之公言。非全地球之公言也。故韓氏所謂公言者。一國之公言。而非全地球之公言也。然而韓氏唯據一國之公言。而斷然決事之是非正邪。雖然若有漢土之外別唱

老子之說者。則韓氏之公言不足信也。而況於公言私言。不足以證是非正邪乎。蓋豪傑常少。而凡庸常多。故豪傑之言。私言也。凡庸之言。公言也。雖有公言之不出于凡庸者。而非無私言之出于豪傑者也。然則公言私言。非是非正邪之證也。明矣。昔者希臘人皆信神異。獨索克氏非之。遂死于刑。然則韓氏將曰索克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昔者英人知以物換金之為利。而不知以金換物之為利。獨私密氏著書以論之。然則韓氏將曰私

密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昔者天下之人皆以為大地平坦。到處皆同。後及閣龍氏起。始說大地之圓。而當時天下之人皆不信之。然則韓氏將曰閣龍氏之言。私言也。故不足信耶。夫真理之始出也。必私言也。若排斥私言。則真理亦不出也。然而韓氏排斥私言。則後世真理之不出于漢土。豈非韓氏之過耶。嗚呼韓氏誤矣。公言私言。非是非正邪之證也。吾非左袒老子者。而亦知老子之不可由此而排也。難者或曰。公言之可信。常也。公言

之不可信。非常也。以非常害常。孰若以常害非常。故公言雖不必可信。而勝於信私言之危也。此言稍近于理。而未至也。何者。以非常害常。固不若以常害非常。然以常害非常。孰若以常不害非常。是故吾非韓氏以老子之言為私言。而排斥之也。且夫對照孔老二氏之學。其旨意亦往往相符合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亦曰。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

不居。由此觀之。皆欲無言也。孔子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老子亦曰。寵辱若驚。患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由此觀之。皆歎得失之煩人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由此觀之。皆深志于其道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老子亦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由此觀之。皆不欲與人相爭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亦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由此觀之。皆尚一也。

孔子曰。賤貨。老子亦曰。不貴難得之貨。由此觀之。皆賤金錢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天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亦曰。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由此觀之。皆感無爲之妙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老子亦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由此觀之。皆言君子之表節也。故曰。其學之旨意。亦徃々相符合焉。雖然。孔老二氏之學。不必相同。雖不必相同。而非如韓氏之排老子之甚也。韓氏又排佛氏曰。欲治其心。

而外天下國家。韓氏之排佛氏。何其妄也。夫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佛氏說法。令一切衆生。始成世善。終成出世。終成出世。雖似外天下國家。而始成世善。與孔子之道。何以異也。且夫佛氏以一切衆生爲平等無二。是與泰西所謂同等之權。其義稍相近矣。然則佛氏豈外天下國家哉。韓氏又曰。甚矣人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凡人有好怪之性。故從而導之。則其智發達。其學開進。若使好怪之性。不得展舒。則文明之基絕。

矣。開化之源盡矣。故吾喜人好怪也。而各自亦當喜人好怪也。獨韓氏惡人進于文明。趨于開化耶。何為惡人好怪之甚也。韓氏又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由此觀之。韓氏所謂道德云者。在使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是雖似仁者之道。而不必然也。試察人民。人民分為二種。曰生產者。曰耗產者。耗產者又分為二種。曰耗產而資以為益者。曰耗產而后全不為益者。若夫廢疾者。耗產而后全不為益者也。然而使其有養。

韓氏詩錄 附錄

則仁矣。雖然獨仁于廢疾者耳。不仁于生產者也。抑生產者之所得。則生產者當自取也。而生產者之所得。則有益于生產也。若奪生產者之所得。授之耗產而后不為益者。則不啻妨生產之道。又不報生產者之勞也。其不仁果如何也。言及此。有人必曰。凡失者壯強而得者孱弱。則得者之喜甚於失者之悲。故奪生產者之所得。授之耗產而后全不為益者。則其由此而生之悲。不及由此而生之喜也。嗚呼。是知二五而未知十之言也。生喜則生。

韓氏詩錄 附錄

喜矣。然而後來妨生產之害。雖不彰著。而其實不
 渺渺也。故曰。是雖似仁者之道。而不必然也。要之。
 韓氏原道。通篇支離而無理。矛盾而不通。既不通。
 又無理。可謂之曠世之大文字耶。近世學漢文者。
 何故籍々稱之也。吾久歎學漢文者無識見。而局
 于陳迹。不能駕古人而上之也。乃摘發韓氏原道
 之謬誤。使其知所以前人之不及後人。後人之不
 復及後人。

岡本韋庵曰。行文二千餘言。雄渾雅健。想見其人。隱如一敵國。

菊池三溪曰。堂々大文字。眼孔天大。殆空一世。
 此篇一出。昌黎氏原道抹殺塗鴉。不復留隻字。
 千古快論。
 千古快筆。

水島慎校字

巽軒詩鈔附錄終

明治十七年二月八日出版御届

著者并 福岡縣平民
井上哲次郎

東京麹町區富士見町
五丁目六番地

發兌人 東京府平民
阪上 半七

東京日本橋區吳服町
十二番地

